

乐都文史资料选

第五辑



乐都文史资料选

第五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乐
都县委员会学习及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

乐都文史资料选

第五辑

目 录

政治军事类

我是怎样接受特务训练并到西藏

开展谍报工作的……………侯国柱 景朝文(1)

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一些回忆……………晁元善(9)

青海保安处成立及当时任务……………祁万鸿 祁复性(23)

国民党二四八师在永寿、咸阳、兰

州反共战场上的一瞥……………吴景周(25)

南凉国的兴亡……………阿竹林(30)

青马匪军的一桩血腥罪行……………陈华民(37)

中国民盟乐都支部的成立……………刘 原(41)

工商经济

高庙子悦来元——赞育堂的变迁……………滕继河(45)

我国燕麦化学除草剂最早实验片断……………铁进元(49)

民族宗教

乐都县回汉团结实例……………石景堂 谢尔杰(54)

文化教育

春风渡过玉门关

- 高一涵先生事略…………… 林中偃(56)
- 漫笔解放前乐都地区教育…………… 强进国(58)
- 乐都古代建筑概述…………… 白万荣(63)
- 凤山书院的由来和变迁…………… 强进国(73)
- 乐都柳湾考古发掘记实…………… 白万荣(79)

人 物

- 碾伯地区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者赵廷选…………… 赵庚祥(83)
- 朱海山对青海教育事业的贡献…………… 李鸿炎(87)
- “唐师爷”——唐世懋…………… 吴惠然(89)
- 十字鉴略…………… 吴惠然 李田夫(91)
- 续十字鉴略(清史)…………… 吴惠然(106)
- 谢高峰一生革命事迹简介…………… 谢尔杰(110)
- 青海国画艺术家郭世清…………… 白万荣(116)
- 先祖父许希贤…………… 许设国(122)
- 焦桐琴在甘肃护法运动中…………… 李承道(125)

社会风俗

溪水推磨 川流不息

- 水磨趣谈…………… 周璋武(127)
- 冰沟奇峰叠翠嶂…………… 朵辉云(132)
- 仓家峡的深情…………… 陈华民(135)

我是怎样接受特务训练并到 西藏开展谍报工作的

侯国柱(口述) 景朝文(整理)

一、逃出青海

一九四〇年初秋。

位于今共和县的青海第五区专员公署大院里。从西宁匆匆归来的马汉章(字滕云。甘肃皋兰人)专员，把当翻译的我，急急叫到一间密室，带着浓重的兰州口音对我说：“你要走呢。”我因事出意外，不知就里，莫明其妙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新青海建设团在南京告了马主席的状，马主席知道后正追查呐。”

“我们新青海建设团？”我略一思忖，想起来了。那时，我还在青海蒙藏师范读书的时候，结识了乐都的邹国柱，湟源的朱庆、张元德、张元斌等人。后来，他们要我参加一个拥蒋反马的组织——新青海建设团。我看到那些中青年人大都有学问，有志气，有抱负，可做为学习的榜样，于是就答应参加新组织。由于他们年纪大，又是组织者，主要事由他们办，我年纪尚小，就充做小喽罗，摇旗呐喊而已。后来，才慢慢发现，该组织除上面提到的外，还有谈明义、牛真等负责人，韩寒(字宝珊)负责起草文书工作。马步芳既已发觉这个反对他的组织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

“上面查问下来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我问。

马汉章专员慢慢说：“头一次省政府的人问我，有个姓侯

的人是不是在我这里，我说没有。后来，马主席亲自问了我，我还是说没有。看来，这事不好办，最后要闹出啥结果还不得而知。”

“那你看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我急躁地问道。

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”

“民和享堂检查严密，不好出。”

“我姑夫是享堂大局(司掌税收)局长，我给你带封信，叫他送你出享堂。”原来，享堂能出去，但什么时候开始动身呢？不用我思虑，他立即做了安排。他说：“现在到了秋季，要准备祭海的东西。你带上一些警察、车辆和民夫，前去湟源买菜。买好菜后，嘱托给警察，然后借口乘便回家看老人，离开湟源。”最后他还郑重叮咛我“不要在家久留”。

现在的人大多不知道祭海是怎么回事。祭海，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，一年一度例行公事般地举行着。祭海时，国民党中央拨给两万多银元作为费用，并派代表参加。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也参加，所有青海的四十八家王公和千户都齐集青海湖畔，举行隆重的奠祭仪式。以祈求风调雨顺，人畜兴旺。

我借买菜之便，从共和逃到了乐都。回到家里，急忙跑到乡上，开了张路条，骑着家中的大黑骡，到西宁办理了一些事后，直趋民和享堂。

晚上，就住在享堂一家小客店里。把骑的骡子换了九百五十元钞票，充做路费。

秋风瑟瑟，夜幕低垂。我躺在凄冷的房间里，彻夜难眠。起身望望窗处的世界，天昏昏，地朦胧，构成享堂峡的那两条大山，宛如两只巨大的黑手卡住峡口。蓦然间，我顿悟了什么，一股清凉从头顶渗到脚底，双腿不由地打起颤来。那两只

黑手是来专卡我们的，说不定在眨眼之间，会卡住我的喉管，送到阎王爷面前。我们新青海建设团的成员，被马步芳残害为数也不少，其残害手段听了也令人发指。我零星听到有的人，被枪杀，有的人被装入麻袋投到河里，有的人被活埋在粪坑里，有的人被塞进冰窟窿里，有的人逃跑后被抓回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……乐都的邹国柱逃亡成功，马步芳却把杀人的屠刀指向邹的父亲。杨德明可是马氏家族元老马骥的内侄，也挨了枪子儿。邓庆义因是新青海建设团的成员，马步芳反而将其擢升为门源县长，他几次求见马步芳，马避而不见，邓惶恐至极，竟吞砒霜而亡。马步芳赐给邓庆义一个七品芝麻官也是有原因的。马步芳发现新青海建设团的活动目的后，看到青海的青年人大都反对他，非常恼火，想杀光，人又多，不杀，恐日后江山不稳。他就此询问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燕化棠、方少云、李天民等，燕等就此说：“这个问题说严重就严重，说不严重也不严重。青年人是往往不满现实的。这些反对你的人都是青海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有知识，有思想，见识也广，在今后青海的各方面事业中用得着他们，还需要他们献计出力。况且，这些人也是有背景的，杀，只怕会把事情闹大。现在，最好能稳住他们的心，不是官的就给他个官做做。官小的就给他个大一点的。”马听从计议。霎那间，新青海建设团的成员官运亨通，青云直上，科员升为科长，科长升为秘书，秘书又当县长，还给有的人在湟源三角城大封土地，广置田亩。马步芳虽然“妥善”安置了一些人，但大多数人仍是慌慌不可终日。跟马步芳斗的结果是得他的高官，俸他的厚禄吗？邓庆义的吞毒自杀是个信号。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安不了好心。于是，新青海建设团的成员陆陆续续各奔前程，逃亡他乡

了。现在，我也在逃之中，能捡到一条命吗？青海的地界还没出去，那两只黑手正等在前面……

恐惧，恐惧。无边无际的恐惧。

出路，出路，出去享堂就有路。

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顺利通过享堂桥。

夜，黑沉沉，静悄悄。我试图找到一颗星星来做指路明灯，但失败了。天幕上除乌云外挂着的仍是厚重的乌云。虽然手中掂着马汉章写给他姑夫的信，心中还是忐忑不安，一则人心隔肚皮。二则，无论什么东西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是靠不住的，马步芳施出的压力谁能承受得了。我没去找他。

鸡叫了。昏暗的天空变得暂明暂亮。

接着，传来了引路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

我悄悄离开小客店，加入到一伙客商的行列中，提着心走上桥头。检查站上的人闻声打开房门，伸出上半截身子来，两眼发出一股探寻和恍如梦境并存的眼神来。我们走到桥中间，还没有听到“站住，检查”的喝声。我那缩成一疙瘩的心稍稍有些舒展，但高兴为时尚早。我还在他们的眼睛前面。通过享堂桥，我心生一计，索性折转朝北(窑街的方向)走去，走了一段后又折回到桥头，转而东下。这时，我悬着的心才似乎安放在胸腔里了。

我捡到了一条命！

我有了希望的路！

当时的激动心情很难用文字表达。即有如鸟出笼的快活，也有似鱼漏网的惊险。在暗地庆幸侥幸逃脱的快感中夹杂有冒险成功的乐趣。

逃出了青海，直奔兰州。

我跨着大黑骡上西宁时，蒙藏委员会的少校科员马宗曾建议我到兰州去学习，叫我去找兰州市五泉山十九号那朝玺。那朝玺是青海蒙藏师范的学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给我教过藏文。我在省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投靠，面前的路别无选择，熟识的只有他——

兰州市五泉山十九号那朝玺。

二、兰州受训

逃到兰州的当晚，住在海青旅社。次日，找到了那朝玺，我把逃出青海的原因给他讲了一下，并把我希望继续深造读书的想法也告诉了他。他听后大叫“巧得很”，他说：“有个学校正在招生，那是个保密的军事学校，毕业后有你端的‘铁饭碗’。不过，入学后的军事训练紧张，比较艰苦。”我当时根本考虑不了艰苦不艰苦的问题，关键是，有学校招收我，我有书念就行了。在临考试前，那朝玺嘱咐我说：“考试时，主要在‘杀身成仁’，‘舍身取义’方面多做些文章。”经他指点，我考试一举中榜，被招为学员。

这所学校不是普通的军事学校，它的大名叫：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。这个学校里全国各地的人都有，青海湟川中学、蒙藏师范等学校的学生捷足先登，早跑到兰州了。我就是在这所学校接受了特务训练。

这所学校，下设情报系、军事系、电讯系、外事系、警政系。情报系主要讲情报的获取和收送，培养谍报人员。军事系主要讲战略战术，为军队培养指挥员。电讯系主要讲怎样正确地使用及检修电讯器材。外事系主要学俄文。那时蒋介石把苏联当头号敌人。警政系主要学治安管理知识。教官可大体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留学生（有留学于英法德美苏等国的），一部

分是黄浦生。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职务军衔也高低不一。

刚入学，学校教育重点在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上，什么保密训练、步兵操练、军事训练都有。基本技能训练结束后，开始学专业。我学了情报。情报系主任是程一鸣。

我们学习了《孙子兵法十三篇》及其五种间谍方法，还学了《法学通论》，学习爆破技术，学习密件的化学处理方法，比如用明矾水写上，用墨汁一涂，字就显出来了。还学习打麻将、相面、算命和男女同学假扮夫妻去工作，还学习缝缝补补打麻鞋。反正，一切与特务活动有关的东西都得学习。情报系的学习面较广。

学校教育，提倡无名英雄。军统头子戴笠动辄来兰州特训班，经常训导我们说：“团结即家庭，同志即手足。”要求我们“要有无资可骄的态度，要有后生可畏的精神”，要“宁静忍耐，伟大坚强，任劳任怨，舍身取义”。

学校紧张的学习和训练，搞得我们晕头转向，尤其是入学期。一次徒手训练下来，就把人站得腰酸腿困，解散时不揉揉腿肚子不能行走。有时刚放下背包、子弹带和枪，“瞿一”的集合哨声又响，训练继续进行。有时夜间紧急集合，学员们不敢怠慢，慌忙中把裤子套在上身的也有。当时，日本飞机伺机来轰炸兰州，警报一响，我们跑上白塔山，解除警报，又跑回来。刚放下枪，拉开军毡准备休息，警报又起，只得急忙动身。搞得我们穷于应付，疲于奔命，有时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有个小个子的上海人就此感叹道：“再有个皇上训练班也不去受训。”还有个甘肃人，学问较好，他的日记上竟全是八股文章，翻开每一面，都是一个“饿”字。由此可见当时兰州特训

班学习、训练、生活之一斑。

一九四一年下半年，情报系主任程一鸣当了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。他欲将我也调到调查室工作。我对尚未毕业参加工作还有顾虑，程说：“这所学校的学生不是毕业后才能参加工作，干这一行的，需要才是真正的毕业。”于是我到了第八战区调查室。该调查室分三股：一是情报股，一是司法股，一是后勤股。我在情报股工作。

当时，甘肃河西走廊有个情报站，新疆和青海仅有个情报组。兰州汇集有西北几省的情报，故情报较多。其中，以陕北共产党、新疆和青海马步芳的情报为多数。陕南和甘肃的情报较少。

调查室的工作繁忙，星期天还得上半天班。那时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每星期三来兰，当天下午离兰。我们把电报发不及的一般情报赶这期班次送到军统总部，就必须在飞机到来前一天加班加点地干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戴笠来兰州。在警官学校给所有在兰的军统分子介绍了国际、国内反法西斯和抗日的形势。他说：“我们抗战的目的，就是争取领土完整，主权独立，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他还把“枪毙韩复榘、吓死刘湘”的事也拿出来告诫大家：工作务必努力。之后，他在九间楼高级招待所召见了。他首先问了我的身体状况，然后说：“根据形势的发展，西北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。西藏是后方的后方，也是祖国的边防。如果重庆守不住，就撤到西康，西康守不住，可撤到西藏，如果西藏守不住，国民政府将是一个流亡政府。因此，西藏非常重要，情况也比较复杂，有亲英派，有亲汉派，两派斗争非常激烈，还有达赖和班禅间的不和，还有英印的乘机捣

乱……为了巩固边防，今派你到西藏去工作，你有信心吗？”

我象电影上表演的那样，站好立正，行举手礼，并报告说：“主任派到哪里，我将走到那里。”

他满意地点点头后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到西藏去工作，有利的条件有二，一是你是青海人，达赖也是青海人，你可以用同乡的关系尽量同达赖接触，以发展关系。二是你是边疆人，又会一点藏语，在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方面没有大的困难，到西藏便于开展工作。”他还给我谈了今后建立西藏——印度——西康——青海情报网的意图。最后还问我有什么要求时，我说：“配备给我的最好都是青海人。”他答应了我的要求。

我的情报组组建报告批了下来。经费一次给了二十八万元，数目可观，可抵中等商人的资本。情报组的人员也定了下来。我是组长。报务主任吴邦志（青海人），副组长王宗（青海人），胡文彬（民和人）为文书，贾德新（西宁人。青海省政府秘书贾思福之子）和叶生辉（藏名叫扎西顿珠，湟源人）为报务员。

这样，以我为首的清一色的受过训的青海人组成了一个情报组，主旨是潜入西藏日喀则，开展情报活动。

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一些回忆

晁元善

写在前面的话

一九五一年印度当局推行扩张主义政策，乘我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侵占了我国新疆地区部分领土，和我西藏东部地区的九万平方公里领土，对此我国政府曾公开提出过多次警告和抗议，但印度当局置若罔闻，置之不理，并企图继续进行扩张，蚕蚀我国更多的领土为其目的，他们公然又乘我国遭受严重三年自然灾害后，刚刚恢复的1962年，配合国际上的反华思潮和国内的蠢蠢欲动的反动势力，对我新疆、西藏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，开枪射击我边防部队，打死和打伤我边防战士和无辜边民。我国政府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，命令我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。这时，驻防在西藏日喀则专区，拉孜县我所在的人民解放军陆军第××师×××团奉命赴东线（注一），执行自卫反击任务。部队接令后备战三天，即夜以继日的驱车到山南专区的措那县境内，轻装（注二）直奔前线，当晚即与印军交火，与友军一举击败了霸占在我大旺地区的印军约一个旅，俘虏了大批印军官兵，活捉了一准将，夺回了这片领土，随后又经七天五夜跋山涉水，英勇艰苦的奋战，把在“麦克马洪线”（注三）以南至中印真正的边界线之内的印军彻底打垮，并全部赶走了。为祖国领土完整我们的军队，支前的人民，吃了苦、流了汗、洒了热血、献了生命。我当时是一个参战连队的政工干部，见闻了不少我军指战员奋不顾身，英勇奋战的动人事迹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，对印度当局及其军

队的本质和虚弱有了明确的认识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，为保卫祖国领土与美国、苏联、越南等反动当局的军队曾较量过多次，均取得了伟大胜利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，得到了国际上主张独立自主、领土完整国家的支持和同情。一九六二年对印度扩张主义者进行胜利的自卫反击、同样得到了国内外的支持和关注，印度当局遭到了可耻的失败，大振了我国的国威，大振了我军的军威，党中央对参战的支前人民和军队给予了“不愧为伟大的人民”、“不愧为伟大的军队”的最高奖赏，做为我来说，未做出重大贡献，但直接参加了这次反击作战，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，深感无比的光荣，无比的自豪，一生难忘。

我对这次反击战的所经、所见、所闻，曾想写下来，但顾虑甚多，迟迟没有动手，直到现在，由于水平有限，有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能准确地表达，有些是属于军事问题，能否写，也拿不准。再加上时过二十多年，对一些情节(如：时间、地名、人名等)基本记不清了，所以写起来困难很大，我想如果写下了，不要说别人看了如何，首先自己觉得苦燥无味；现在有些同志让我对此写个回忆录，天啊！我是办不到，只能就回忆起来的，大概的，主要的情况写几段，很不象样，请知情者参正。

七天五夜逞雄威 敲、斩、剖、截长蛇阵

印度扩张主义者为了霸占我国西藏东部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，从一九五一年起派它的军队从中印习惯边界线的吉英山口

开始，沿我富有天然原始森林的喜马拉雅山麓，由东向西北方向侵入，化费了十二年多的时间，修路架桥，安营扎寨，摆下了约 500 多公里的一条长蛇阵，其头伸向大旺山地区，其舌尖已吐向我扯冬地区择绕桥西的我边防哨卡处，心脏(指挥部)在德让宗，尾部重要位置在邦迪拉，并从“长蛇”的右翼沿洋肠小道派出了一支部队，象蛇身上长了一只右臂向北延伸了 200 多公里。针对印军这一态势。我军第一次反击，就把它的头打得龟缩到了西山口地区。但大旺与西山口之间是高山峡谷，谷底水流湍急，双方隔水对峙，(因第一仗我军追击到河边时，印军炸断了东新桥)。都在进行隐蔽的防御并准备再战。印军凭借十多年的军事设施，地形熟悉的优势，不时地向我军阵地发射各种炮弹，我军亦抓紧时间进行群众工作和侦察架桥等再战准备工作，经侦察印军阵势未变，但有逃跑之动向。为此，我军上级指挥部作出了“敲头、斩臂、剖腹、截尾”的八字作战方针。命令从青海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十月×日凌晨用数千发炮弹向西山口印军轰击。(即：“敲头”)。命令我友邻另一支部队从右翼沿中不(丹)边界我方一侧截止印军逃往不丹，若逃者，消灭在我方境内，并强调绝不能踏进不丹国土半步，命令我所在部队以七天五夜的时间，日夜兼程，从左翼执行“斩臂”、“截尾”、打增援的三大任务，命令强调：这是取得这次战斗胜利的关键，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作最坏的打算，命令我师加一支部队尾随我部，在“斩臂”胜利后，直捣德让宗，活捉印总指挥考尔中将(即：“剖腹”)。命令下达后，各部紧张地进行了战前准备，并于十月(约)十五日全面行动。

我部约于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时，从左翼沿茫茫森林中的羊

肠小道，隐蔽直插印军右臂“拳头”阵地，（坡辛山口）行道中道路可行时，就大踏步前进，但也遇到几处悬崖绝壁，不要说骑马过不去，就连人也是插翅难过。我们的工程兵战士急中生智，他们就地取材以惊人的速度伐倒能拾动的树，砍成一层一层脚踏，搭成独或双木桥（路），先让人过，尔后叫军马过，这样的路人好办，只要心细胆大即可过去，但对长有四只腿而又不会说话的军马来说，是个问题，说也怪，我们的军马（骡）不愧为有“军事素质”的马。它们也跟人一样，一步步地，小心谨慎地从独木桥路上过去。但也有少数马踏空而陷落悬崖，落下后有的影子也看不到，有的以各种姿态悬挂在大树枝上。瞪着双眼一动也不动。好象在等待“战友”们去营救它。战士们俯首瞭望，实在难以忍心离开，但又无办法营救，只好忍痛告别。至于政府和群众支援前线运输给养的牲口。马骡，因无训练，无法通过。只好丢在中途。这样的情况在前进中遇到过三四处。

两天两夜过去了，指战员未眨一眼，整个部队未动一次炊烟。

吃的是炒面。喝的是自然水，实在疲惫极了，但时间是宝贵的，争取时间就是胜利，怎么办？只有在行进中睡觉。在行进的行列里，有的走着走着瞪着眼睛离开了行列，有的眼巴巴地一头碰在军马上，还有的一脸撞在前面炊事员背的行军锅底上，满脸黑灰，如果指挥员从前面传来休息十分钟的命令时，一倒即眠，这时有的打呼噜，有的口角上流出清清口水，有的躺，有的卧，有的坐，还有的背靠背，虽然睡态各异，可睡得甜蜜极了。

第三天早上六时左右，正在享受甜蜜的睡眠时，突然被前

面砰! 砰! 砰! 的枪声惊醒了。睡意顿时冲出九霄云外, 战友们一个个精神抖擞, 等待着指挥员的命令。不一会, 从前面传来“跑步前进”的口令, 战士们一传十, 十传百, 霎时传遍了整个部队的行列, 我后续指战员乘早晨蒙蒙亮的天色, 紧紧跟在各自战友的身后, 一步也不拉开, 军马也不离开自己的“战友”一步, 未过一小时, 我们到了印军“拳头”阵地前沿, 四处一看, 不少印军官已被我先锋部队打得落花流水, 有躺着的, 有爬着的, 哭喊的, 丑态百出, 横尸遍野, 我先锋部队对逃跑的印军奋起直追, 这时, 我分队指挥员意识到敌人的“右臂关节”阵地可能就在前面不远, 于是命令继续前进! 未来两个多小时, 突然听到急烈的枪声。分队指挥员又一次命令: “跑步前进”, 急进一个多小时, 果然赶到了我先锋部队第二次交火的战声, 远远一看, 只见硝烟流滚滚, 不见人影, 只听到冬冬冬的响声, 听不到枪声。到跟前, 才知是印军的一所给养库, 被印军守各官兵烧着后逃跑了, 响声是被火烧爆 卑鄙种食品罐头, 再往远处一看, 距库房一百米左右, 是一块平坦地带, 是把一片森林砍光后变成平地, 乱七八糟地放着降落伞, 各种木箱、纸箱等物。以后据说是印军为该库空投给养品的场地, 那些乱放的箱子是我先锋部队刚过不外, 印空投人员认为是自己的军队而投下的食品, 这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左右, 肚子也饿了, 我留守后勤人员把这些食品发给了大家。同志们好好地饮餐一顿。在吃的中间, 有的同志风趣地说: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, 我们应该感谢运输大队长考尔中将啊!”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, 有的说: “解放战争有个蒋队长, 反击战又有个考队长, 真有意思。”还有的风趣地说: “斩断胳膊, 剖腹不知谁来当队长啊!” 一个十开风的新战士机灵地说: “那就该轮